

寅七、二種上分諸結差別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明上分

又有二種上分：謂色界及無色界。

有五法來介紹佛教，一共有二十科，現在是第七科「二種上分諸結差別」，分二科，第一科是「明上分」，前面是有二種下分，就是五下分結。現在又說到有二種的上分結，這二種上分是什麼呢？「調色界及無色界」，就是二種上分，就是在欲界以上。

卯二、顯諸結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標

依此二種上分，說五上分結。

這底下「顯諸結」，前面是解釋什麼叫做上分？這底下說五種煩惱，分二科，第一科是「標」。

「依此」色界無色界這「二種上分」，「說五上分結」的不同，說這五種煩惱，這是「標」。底下是「辨」，「辨」就是說明的意思，分二科，第一科是「無差別結」。

辰二、辨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無差別結

或有無差別結，謂色貪、無色貪。

這個「或」就是不定的意思，可以這樣解釋，也可以不這樣說。這個「無差別結」這個煩惱，色界和無色界是無差別的。什麼無差別呢？「調色貪、無色貪」，就是這個補特伽羅，他對色界四禪的愛著心，這叫做「色貪」；對無色界的四空定的愛著心，叫「無色貪」，這兩種貪都是貪，所以是無差別。

巳二、有差別結

或有有差別結，謂愛上靜慮者掉，慢上靜慮者慢，無明上靜慮者無明。

「或有有差別結」，這是第二科，煩惱與煩惱是有差別的。「調愛上靜慮者掉，慢上靜慮者慢，無明上靜慮者無明」。前面色貪、無色貪是兩種煩惱。這底下又說三種，加起來是五上分結。這三種煩惱是有差別的。這個「結」前面有解釋過，有二個意思：一個是，這樣的煩惱能令你與苦和合，所以叫做「結」。結者合也，結合。第二個意思，難可解脫。這個扣，這個繩子結個扣，這個扣你想解開是很難，表示這煩惱也不是容易斷。

這個「有差別結」是什麼呢？「調愛上靜慮者」，這個上靜慮也就是色界無色界都在欲界之上，這個「上」還是這樣解釋，就是在欲之上的靜慮有愛著心。那麼這「掉」，這個愛就是前面那個貪，前面說那個色貪的貪，就是貪心。你有這個貪愛心，你心裏面就掉動，就會掉動，所以色界天的眾生啊，雖然說有禪定，其實他心裏面也有動，

還是有這個煩惱。因為煩惱的特相就是不寂靜，所以一有煩惱就是不寂靜。這樣說呢，只有沒有煩惱的人才是寂靜，那是真實的寂靜，這是「掉」。

「慢上靜慮者慢」，慢上靜慮者，你在靜慮裡面，你成就了這樣的靜慮，它就會有慢、就會高舉：我有修行，你們不如我！他就會有這種心情，所以就是慢。那個「愛上靜慮者掉」，那個「掉」是因愛而有，所以是「愛上靜慮者掉」。現在說這個「慢上靜慮」呢？就沒有說，沒有說，不是說一定從愛來，就是你成就了靜慮的時候，你的高慢心就起來了，這個起來了「慢」，就是有。

「無明上靜慮者無明」，你成就了靜慮的人，你除了前面的愛、掉、慢，另外你還有無明，「無明」是什麼呢？你不知道你所愛著的，也都是因緣所生法，是無常的、是無我的、是空的，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不明白是無我的，那就是「無明」。那麼這個「無明」，你對靜慮有無明，那就是這個煩惱，就是這個無明的煩惱。這裡面，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法，這裡面有個問題，什麼問題呢？

前面那個貪，分色界和無色界，就是色貪、無色貪。下面只說靜慮，沒有說無色，沒有這樣說。那這樣加起來名「五上分結」。按照道理來說，無色界四空定也是一樣，也是有愛上靜慮，愛無色界定的掉和慢和無明，也是一樣。這樣說呢，這個每一個單獨說色界的四靜慮，應該是四個煩惱。色貪、色界上的掉、色靜慮上的慢和無明是四個。無色界的四空定也是四個，色界的四靜慮也是四個。但是現在配上五個數呢？就是色貪無色貪，這個是前面說了，底下那三個只說了色界，只說了四靜慮。所以全面的說呢，應該是八個。色界無色界應該是八個的。現在就是這樣子安排成五個，五個數，應該有這個意思。《披尋記》讀一下…

《披尋記》五一四頁：

又有二種上分等者，此中分結，由有差別及無差別，故說色界及無色界，名為二種上分。貪煩惱相，色無色同，名無差別。餘煩惱相，種種非一，名有差別。

「又有二種上分等者，此中分結，由有差別及無差別。故說色界及無色界，名為二種上分」。二種上分「貪煩惱相，色無色」是「同」的，「名無差別。餘煩惱相，種種非一，名有差別」。就這樣，就解釋完了。

寅八、障諸善根不信敬別

又為五種不信敬所執持者，心不調柔，不能生長諸善根本。謂於大師所說正法，增上戒學、增上心學、增上慧學，正覺發者、正教授者、正教誡者、同梵行所，無有信敬。

「又為五種不信敬所執持者，心不調柔，不能生長諸善根本」。這是第八科「障諸善根不信敬別」，障礙諸善根，就是那個不信敬，這個不信敬是有差別的。

「又為五種不信敬所執持者」，我們的凡夫這個心，這一念明了性的心有特別的情形時候，就是為五種不信敬所執持。其實這個話呢，我們貪心是來了，我們的心就被貪心執持；瞋心來了，我們的心就被瞋來執持，就是這麼回事。現在就是說呢，為不信敬，不信、不恭敬所執持。

這個「心不調柔，不能生長諸善根本」，這個就是沒有這樣煩惱的聖人，他去觀察凡夫的時候，就是會說出這句話。看那個凡夫，他現在這個時候，不信和不敬來執持這個心，就是牢牢地抓住了不放。這樣的不信敬所執持的結果，有什麼不好呢？就是心不調柔，心就是剛強而不敬，不敬，心就剛強起來了，心就不調柔，不是那麼樣地良善。

「不能生長諸善根本」，本來有了信、有了敬，這時候才能夠生出善法來。因為沒有信、沒有敬了，心不調柔了，所以就不能生長諸善根本。就是佛法裡面的一切善法都生不出來了，這些戒定慧都生不出來，不能生長諸善根本。或者這個不信敬，就是不能生長諸善的根本，這可以這麼解釋。

「謂於大師所說正法，增上戒學、增上心學、增上慧學，正覺發者，正教授者，正教誡者，同梵行所，無有信敬」。這個五種，是那五種呢？「謂於大師所說正法」，「大師」就是指佛，對於這個大導師佛陀所宣說的正法，這無上甚深的妙法沒有信敬心，這個是愚癡了，對佛說的話沒有恭敬心，沒有信心。

是增上戒，佛為我們制定的這個戒，可以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這個戒也沒有信敬心，「增上戒學」和這個「增上心學」就是禪定也沒有信敬心，和這個「增上慧學」也沒有恭敬心。這個「增上戒學」就是能出離三惡道；「增上心學」能出離欲界；「增上慧學」能出離三界，我們還是不要說的那麼高，就從事實上那麼解釋。

那麼從這個文，一共五個法，這個分法不一樣，《披尋記》分的，我認為分的好。沒有信敬心。「正覺發者，正教授者，正教誡者」這三種合起來名為「同梵行」說，這麼樣分也可以。

這個「正覺發者」就是這個人他是為主的，負責來教導你、來覺悟你、來發起你的正念、發起你的清淨心的人、來覺悟你。這個就是按我們佛教徒來說，就是你的和尚，就是你的親教師。你的和尚是正覺發者，他收你作徒弟了，他有這樣的責任，所以叫做正。

「正教授者」另外不只是一個和尚，另外還有教授的阿闍黎、教誡的阿闍黎，這個教授啊，就是教授你的，也是和尚所說的這個教化的這一切法門就是佛法了，教授

你的修學的聖道。下面有解釋的好！修學止觀的事情，教授你。

「正教誡者」，就是這個阿闍黎，他來教導你，這是惡法不可以做，這是善法你可以做。什麼是應作，什麼是不應作，這樣教導你，那麼這叫「教誡者」。

這三種人呢「同梵行」，雖然是師長，但是實在和自己是一樣，都是修梵行的。在這個人的地方呢？也是沒有信敬心。這樣說，「於大師所說正法」是一，底下是三學是三個，就是加起來是四。這個「同梵行」就是五個。

「又為五種不信」就是這種五個地方沒有信敬心。沒有信敬心的結果呢，心不調柔，不能生長諸善根本。那就完全不能修行了。看這個《披尋記》

《披尋記》五一五頁：

又有五種不信敬所執持等者：此中五種，略則為三：一、正法，二、三學三同梵行。所於第三中復開為三，故成為五。言正法者：謂契經等十二分教，此即大師所說根本法教。言三學者：謂戒定慧；由所趣義及最勝義，名為增上，此即大師所說究竟方便。同梵行中復開為三：善作憶念，善能諫舉，是名正覺發者。時時宣說遠離寂靜瑜伽作意止觀無倒言論，是名正教授者。於所應作及不應作為令現行不現行故，能以正法以毗奈耶平等教誨是名正教誡者。此即同梵行所受用財法增上方便。於此五種若不信敬，心為憍慢之所執持，故不調柔，不能生長諸善根本。

「又有五種不信敬所執持等者：此中五種，略則為三」簡略的說，可以分成三類。「一個是正法」，二是「三學」，三是「同梵行所」，這是三個。「於第三中復開於三」，第三種復開為三，就是同梵行所分為三個。那麼就是「故成為五」，這樣說。如果把這個同梵行所這三個合之為一，中間的三學開之為三，也還是五個，就是開合的不同。

「言正法者」就是謂於大師所說正法，正法者：「謂契經等十二分教」。我們通常說十二部經，就是佛說的正法。「此即大師所說的根本法教」最根本的正法。

「言三學者：謂戒定慧」，這是我們應該學。這個…看《阿毗達磨論》上、《阿含經》上和本論上，這個「學」這個字；解和行都叫做學，都叫做學。我們通常說這是解門、這是行門；現在這個就把解和行合而為一，名之為學，有這個味道。所以這個增上戒定慧應該學的，也就是應該學習，也應該修行的，不分開。底下解釋這個「增上」，什叫做增上？

「由所趣義及最勝義，名為增上」，這是這個本論的後文，這個《瑜伽師地論》的下面文，就這麼解釋。「所趣義」就是你到什地方去，從這裡到那個地方去，叫「所趣義」。「及最勝義」這個法是最殊勝的，是非佛法所不能及的，叫做「最勝義」。「名為增上」，比如說由戒到定，所以戒是增上；由定又能到慧，所以也是增上；由慧到解脫，

所以也是增上。而最殊勝呢，就是，不是外道所能及的，不是其他非佛教所能及，所以叫做「殊勝」。

「此即大師所說究竟」的「方便」，得聖道的前方便，這是最究竟、最圓滿的了。「同梵行中復開為三」，開為三個。「善作憶念，善能諫舉，是名正覺發者」是這麼解釋，這個正覺發者這麼講，「善作憶念」，他能善巧的幫助你得到正憶念，他能做這個事，時常的令你心清淨，做這個事。那麼教授了一切的聖道，叫你憶念聖道，所以你心就清淨了，所以叫做「善作憶念」。「善能諫舉」就是你有錯誤啊，你有錯誤，叫你「諫」叫你改變過來，說是你隱藏不可以，就把你舉發出來叫你懺悔，「善能諫舉，是名正覺發者」，就是這個戒和尚，這個和尚、這個親教師他是負完全責任的，所以叫做「善能諫舉，善作憶念」。

「時時宣說，遠離寂靜，瑜伽作意止觀無倒言論，是名正教授者」，時時的，不是暫時的，不是一時，而是時時的。時時的宣說遠離寂靜，這個遠離是身遠離和心遠離，那麼叫做遠離。這個寂靜呢，心遠離能破煩惱了，心就寂靜了。你有煩惱，你身也不寂靜，心也不寂靜。沒有煩惱，身也寂靜，心也寂靜。這是瑜伽作意止觀的一個作用，這個作用能有遠離和寂靜的作用。這個遠離、寂靜的作用是誰有這個作用呢？

「瑜伽作意」就是修禪定，「瑜伽」就是相應的意思；你的心與法相應的那種作意。這個「作意」是什麼？我們原來這個心，實在與五欲相應的，現在要警覺一下。這個作意是警覺你，警覺你與法相應，所以叫做「作意」。究竟指的什麼呢？就是止觀；奢摩他和毗鉢舍那，你常常警覺這個心與止觀相應！

「無倒言論」現在這個言論就是指這個言論，有遠離寂靜的作用的瑜伽作意止觀的言論，這個言論是沒錯誤的，是無倒、不顛倒的，這是非常良好的，合乎佛意的無倒言論。「是名正教授者」，這個正教授，就是這樣意思。

「於所應作及不應作，為令現行不現行故」，所應該做的事情，叫你現行；不應該做的事情你不要現行。能這樣，「能以正法以毗奈耶平等教誨」，他能夠以佛教的、佛法的正法，用這個毗奈耶的這種…這個態度，就是滅除煩惱。「毗奈耶」翻個調伏，也翻個滅，就是能滅除煩惱。「平等教誨」，不是有差別的，是平等的來教誨你。其實那個心是個平等心，就是他也是與法相應的，有慈悲心，也有智慧，是名為「平等」。光是慈悲，沒有智慧，不平等；光是有智慧沒有慈悲心，也不平等。也有慈悲也有智慧，也有智慧也有慈悲就是「平等教誨」，「是名正教誨者」。

「此即同梵行所，受用財法增上方便」，這個同梵行的這個地方，大家共同的修學梵行的這個地方，受用財、受用法都是一樣的，都是平等。這個「增上方便」就是最殊勝的方便。這是三個，這一共是三個：正覺發者、正教授者、正教誨者，這三個是

增上的方便。

「於此五種若不信敬，心為憍慢之所執持」，對這個五法心裏面沒有信心、沒有恭敬心，「為憍慢心所執持」的時候呢，故不調柔，不能生長諸善根本，是這樣子。

寅九、為斷煩惱精進障別

又有五種為斷煩惱正精進障。一者、耽著等至及生，二者、耽著利養恭敬，三者、放逸，四者、惡慧，五者、其心下劣或增上慢。

「又有五種為斷煩惱正精進障」，這是第九科，為斷煩惱精進，目的是斷煩惱而精進的修學聖道，但是有障礙，這個障礙有差別，這是有五種。為斷煩惱正精進的障礙，那五種呢？

「一者、耽著等至及生」這個「耽著等至」，「耽著」其實就是愛著。這個「等至」就是修行成就的四禪八定，那麼叫做等至。「及生」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個等至是你在人間修行有成就了，那叫做「耽著等至」。這個「生」就是人間的壽命到了，死了，生到色界天，生到無色界天去，那裡也是耽著，你也是愛著所成就的定，所成就的靜慮。這件事你若這樣子耽著呢？也是障礙你斷煩惱的精進，也還是這樣子。所以我們在欲界的時候，本來修禪定是個好事。結果呢，就把你留在那裡，留在禪定那裡而不能斷煩惱。修禪定的目的是斷煩惱的，結果呢，又不能斷煩惱，就愛著這個禪定，不能在禪定裡面修四念處了，是這樣意思。

「二者、耽著利養恭敬」這就是沒有得禪定的人，在欲界裡沒有得禪定的人，就是愛著這個名聞利養，愛著別人對我的恭敬。對別人恭敬，對我沒有恭敬，心裏面就不平了就有事情，就是在這上有執著心。這也是就是等於說你就是懈怠了，心裏面與法不相應了。

「三者、放逸」就是對於惡法不能防護，對於善法不能用功修行，那就叫做放逸。

「四者、惡慧」，不如理的分別，這分別心，說是人家對你沒有恭敬，你應該向道上會。這個恭敬、不恭敬都是內心的分別，你不要執著，還要不受，一切法不受得無生法忍。你因為這個心向外攀緣，執著這個事情了，你就是叫做惡慧，有所執著就是惡慧。如果因此而會生瞋心，不恭敬你就生瞋心，恭敬你就生愛心，那也更是惡慧了。現在不要這樣子。這上面說這個…。

「五者、其心下劣」，心下劣就是什麼？哎呀！修學聖道，我怎能修學聖道呢？就是自己認為自己不及格了，那麼叫做「心下劣」。「或者增上慢」就是把自己弄得太過頭了，本來自己還不是聖人嘛，就認為自己是聖人。我就是佛，你拜佛就拜我好了，真是有這種人，我還看見過這種人，「增上慢」這就是。再把《披尋記》念一下。

《披尋記》五一五頁：

又有五種為斷煩惱正精進障等者：此中耽著等至及生，謂色界無色界愛。耽著利養恭敬，謂欲界愛。於諸善品不樂勤修，於諸惡法心無防護，是名放逸。非理分別，是名惡慧。自輕憊故，名心下劣。於其殊勝所證法中，未得謂得，令心高舉，名增上慢。

寅十、於怨敵所邪正行別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舉邪行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標列相復有不能堪忍補特伽羅，於他怨敵所，起五種邪行。謂不堪忍者，於他怨敵，先起瞋心，怨嫌意樂；於彼親友，樂欲破壞；常欲令彼發生憂苦，廣作一切不饒益事；壞自所受清淨尸羅；由身語意多行惡行。

「復有不能堪忍補特伽羅，於他怨敵所，起五種邪行」，這底下是第十科「於怨敵所邪正行別」，有邪行、有正行的不同，分二科，第一科是「舉邪行」，第一科是「標列相」，標列這個邪行的相貌。

「復有不能堪忍」就是他這個人不能夠容忍，這個不如意的事情心裏不能容忍，這樣的補特伽羅，就是不能堪忍的人。「於他怨敵所，起五種邪行」，「怨敵」是另外一個人，對於他們互相有怨恨，是敵對的，對於這種人。對於這個人起五種不合道理的行為。謂不堪忍的人，這個不能容忍的人！心已經動了瞋心還不知道是錯誤，繼續擴大自己的煩惱。

「於他怨敵，先起瞋心」，這怨敵先生起來憤怒的心情。「怨嫌意樂」，他心裏面就是恨，怨者恨也，嫌也是恨，憎惡他，心裏面就是依這個境界一出現的時候，心裏面就歡喜這樣子，恨心就來了，這叫「意樂」。這是第一個邪行。

「於彼親友，樂欲破壞」，就是於彼怨敵的親友，那個人是他怨敵的好朋友是親愛的人。「樂欲」，他就想要去破壞，叫他們不要去做親友，中間說離間語，說離間語破壞他們，叫他們不做親友，叫他們做怨家，這樣子啊！

「常欲令彼發生憂苦，廣作一切不饒益事」，這個不堪忍的這個人，心裏常是願意叫那個人，他老是有憂苦，心裏面不要快樂，叫他心裏面常是憂愁、常是苦惱，他這樣我就歡喜了，他這樣…。「廣作一切不饒益事」，這個廣作可以分兩部分：一個是這個人做一切不利益那個怨敵的事情，做了很多。或者是希望他做很多的壞事，令他心生憂苦這樣子，這是第三個。

「壞自所受清淨尸羅」就是因為和那個人有恨啊！因此增長了很多的問題啊！結果是破壞了自己所受的清淨戒法，清淨戒被破壞不清淨了，因為種種的惡行就生起來，這個戒也就不清淨了，這是第四個。

「由身語意多行惡行」由於這樣子的關係啊！心裏面憤怒啊！破壞了自己的戒，所以自己的身語意三業，多多的做了很多的惡事，就會這五種，有這五種邪行。

辰二、明過患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標

由此五種惡邪行故，能感後世還來此中，三種等流過患，一種現法等流過患，一種後法異熟過患。

「由此五種邪惡行故」，這是第二科「明過患」，前面是第一種「標列相」。這個不歡喜了呢，心裏面因為某一個原因，彼此不高興了的時候，而沒能夠反省自己，使自己心清淨。所以就逐漸的增長，這個瞋心逐漸的增長，就成了五種的過失，這五種邪行。所以若是常修止觀的時候，就會反省自己不要這樣，不要這樣辦法。他得罪了我，就算是他得罪了我，但是我心要清淨。我心裏面啊！動了瞋心的時候，趕快停下來，趕快停下來，不要叫它發展，應該要注意這件事。

這底下第二科「明過患」，有了這五種邪行，將來會有過患的，分二科，第一科是「標」。「由此五種惡邪行故」，這五種罪惡的不合理行為，這身口意的三行，三種罪過。這五種罪過故，「能感後世」這件事不只於此，現在不高興只是停在這裡，不只這樣子，將來還有後患，是什麼後患呢？

「能感後世」能招感將來的生命的時候，還有不如意的事情。「還來此中」還來人間的話，有「三種等流」的「過患」，這個「三」字，有的地方是二，有的地方是三；說三也可以，說二也是可以的。這個窺基大師的略纂上就是二，說二也是可以，說三也是可以。這「三種」的「等流過患」，就是你前一生你是這樣子生了恨，後一生還是一樣，還是恨，見了面就恨，不用講理由的，見了面就不高興，就是「等流過患」。

這個過患，「一種現法等流過患，一種後法異熟過患」，就是分成這麼兩種，這五種惡行的後患就是分這麼兩種：「一種現法等流過患」，就是現在你有這個等流的過患；一種是後來，將來的生命體在果報上，異熟是在果報上，還有過患，分這麼兩種。這底下說這個三種，現法等流過患分三種。

巳二、釋

謂此生中，多諸怨敵，親友乖離；由他發起種種憂苦，不可愛事，恒現在前；臨命終時，多生憂悔，命終已後，顛墜惡趣。

「謂此生中，多諸怨敵」，這是第二科就是解釋，前面是標，這底下解釋。「謂此生中」，你前一生和人家做恨了，你當時不知道疏解啊！那麼今這一生「多諸怨敵」，就是沒有理由的很多的敵人，見了面就不高興啊！就是前生你和他有恨，今生一見面

還是很多的恨，就是有恨，很多的敵人，就是這樣子。「多諸怨敵」這個問題，這是一個等流；你前生與他恨，那麼今生還是恨，這是一個等流。

「親友乖離」你前生的時候，「於彼親友、樂欲破壞」。你前生做過這種事情，所以今生呢，你的親友裡面也是乖離的。本來大家都是親愛的人，但是大家就是不合，就變成怨家了。你前生去破壞你怨恨的人，叫他和親友變成怨敵，結果今生自己就是這樣子，也是與親友變成了怨敵。

我說到這裡呢，我們事實上，我們這個問題，我們問題不是這樣子的，我們彼此之間的問題和這個完全不一樣。我們是用慈悲心發動事情，做什麼事情是用理智和慈悲來發動這件事情，和那個怨恨是不同的。當然我們也是凡夫，也可能還是有點不滿意，不滿意在根本上是正確的，以正法為主的，不是以煩惱為主的，是這個情形不同。情形不同，也有一點同，不同也有一點同，是什麼呢？就是：你當時有一種力量過來的時候，心裏面不高興。但是你第二剎那的心一想：老師說的是對的。老師說的是對的，要我好好的安心學習正法，不要去搞事情，破壞規矩。破壞規矩呀！什麼叫做規矩？

就是使令大家遠離一切障礙修學的事情，叫做規矩。障礙修學的事情，這個事情不可以有，但是，這事難免會有，就要立一些規矩，不可以有這個事情，這叫做規矩。立下規矩，執行這些規矩的時候，那我們就有點不歡喜，這恨也會來的。會來，但你前幾剎那，你可能是恨，但後幾剎那，你心想：哎呀！是對的，我這樣做，破壞規矩障礙修學，障礙我們修學聖道啊！所以這個是對的！所以，你從內心裏面就沒有恨，沒有這些事情。但是，社會…不是佛法，不符合佛法的時候，遠離佛法的時候，就不是這樣子了。我們若能完全不遠離正法，所有的問題都自然能解決。如果你遠離佛法，也有點問題。

那個城東老母，你們知道城東老母，原來那個老母是個王子出家的，在過去是王子出家。出家的時候，釋迦牟尼佛是他的教授，是他的親教師，羅**𑖀**羅是他的阿闍黎，他和親教師的關係弄得不好，一直到釋迦佛成佛了，他見到佛還不高興。但羅**𑖀**羅給他做阿闍黎的時候，說的話說的軟語呀！就能隨順他的意思，大家的感情維持得好，所以，今生見到就歡喜，見到羅**𑖀**羅心裏頭就歡喜，見到佛不歡喜。所以，我們應該要有理智，一定要有理智，沒有理智不行。

這是說「謂此生中多諸怨敵」，就是前生你和人家做了怨敵了，今生也就是怨敵很多，你前生怨敵的親友，你去破壞叫他們做怨家，所以你今生「親友乖離」，親友也是乖離。

「由他發起種種憂苦，不可愛事」就是那個第三個，就是「常欲令彼發生憂苦，

廣作一切不饒益事」，所以你今生也有這種等流的過患，也是有另外別的人，發起種種的憂苦的不可愛事，直接的影響了你。這是你欠別人的，你有這種事情。這是三種等流過患。「由他發起種種」的「憂苦」，「不可愛事恒現在前」。這是「三種等流過患」說完了。

「臨命終時，多生憂悔」這就是前面，那第四個的等流過患。第四個是「壞自所受清淨尸羅」。因為恨那個人，自己破壞了自己很多的戒，很多條的戒不清淨了。這樣子，所以臨命終的時候心裏就後悔了。因為你破了戒，就有很多的不如意苦惱的境界現前了，現前了自己才知道，哎呀！我破了戒所以有這種結果呀！那我當初不要破戒，但後悔來不及了。臨命終的時候多生憂悔，就是後悔了啊！

「命終已後，顛墜惡趣」這是第五個。第五個就是前面那第五個「由身語意多行惡行」。所以「命終已後，顛墜惡趣」，這個「顛」就是最高的倒下來了，就是跑到地獄三惡道去了。這個中陰身，人的中陰身生天，這中陰身的頭是向上的，人若到三惡道呢，頭是向下的。這「顛墜」就跑到三惡道去了。這就是這五個，這是五種邪行的五種過患。

卯二、例正行

與此相違能堪忍者，於他怨敵，發起五種正行。由此所感勝利差別，如應當知。

這是第二科「例正行」，第一科是「舉邪行」，邪行有這五種邪行，有這五種過患，現在第二科來比例這個正行，彼此來對觀。

「與此相違」，若是人與人之間發生這種事情，但是自己能夠用佛法來調伏自己，不要放縱自己的煩惱的時候，「能堪忍」我能容忍這件事，心裏不動煩惱，煩惱不動。「於他怨敵，發起五種正行」對那個怨恨的敵人，你內心裏面發出五種的正行，合乎道理的行為。不要先生起瞋心，不要生瞋心來怨恨他，這是第一個。

第二個於彼親友樂欲和合，不要說離間語。那第三個常欲令彼發生喜樂，不要是他苦惱的時候我心裏歡喜，不要這樣子。你希望他心裏快樂，廣作一切饒益的事情，那這是第三個。第四個，不破壞自己所受的尸羅。第五個，身語意不行惡行，多行善行。這樣子，你將來得到的等流果，也就沒有那麼多…，那五種過患了，都沒有了。所以「由此所感的勝利」和前面那所感的五種過患就不同了，「隨其所應」，應該知道。

寅十一、能生憂苦喜樂差別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舉生憂苦（分二科）

辰一、總標

又有五法，能生現法後法一切憂苦。

這是第十一「能生憂苦喜樂差別」，能生憂苦、能生喜樂是不一樣的，分兩科，第一科「舉生憂苦」的事情，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總標」。

又有五種法，能生現法的一切憂苦，能生後法的一切憂苦。「現法」就是現在，「後法」就是將來，一切的憂苦。那五種呢？這底下是第二科是「別配」，別配這五種，分兩科，第一科「現法」。

辰二、列記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現法

一、親屬滅亡，二、所有財寶非理喪失，三、疾病緣身。此三能生現法憂苦。

「一、親屬滅亡」，這個親愛的人，「親」是愛的意思，「屬」是隨順的意思。彼此相愛就能彼此隨順，所以叫做「親屬」。這個親愛的人滅亡了，哎呀！不管是將來是現在，心裏頭不好不歡喜，不歡喜啊！因為有愛，所以就有苦啊！你不愛，他滅亡了，你心裏沒事。你愛呢，他若死了，不得了心就痛苦。我就是有這個…，我以前有哥哥，我家裏給我來信說我哥哥死了，我立刻地心裏面很痛苦的，有這個事情。哎呀！親屬滅亡，這是一個憂苦的事情。

「二、所有財寶非理的喪失」不合道理的失掉了。非理喪失，合理的喪失心裏面也是痛啊，也是不歡喜啊！「三、疾病緣身」有很多的病，纏繞著你的這個身體！這也是苦惱的事情。「此三能生現法憂苦」，能令你現在就是心裏面憂苦。

巳二、後法

四、毀犯尸羅，五、毀謗一切諸惡邪見。此二能生後法憂苦。

「四、毀謗犯尸羅」，一共是五種，前面這三種是「現法憂苦」。這底下說到第四種，「毀犯尸羅」，我犯了戒，這也是一個事情，也是憂苦的事情。

「五、毀謗一切諸惡邪見」，這個諸惡邪見就是能毀謗一切的，就是本身有惡邪見，沒有正見，就毀謗一切正見正法的事情。這也是能生憂苦。這樣說，「毀犯尸羅」是破戒，這個「毀謗一切諸惡邪見」是破了見。一個見，一個戒，加前面三個就是五個。

「此二能生後法憂苦」，你犯了戒，又有惡邪見去毀謗人，此二能生後法的憂苦，將來的生命會受到苦。

卯二、例生喜樂

與此相違五法，當知能生現法後法所有喜樂。

這是第二科「後法」。「與此相違」這「五」種「法」，相違五種法，那當然是親屬不滅亡，財寶也沒有損失，也沒有疾病，這是很理想。第四個也不犯尸羅，也不毀謗人。那所以五法，「當知能生現法後法所有」的「喜樂」了。

寅十二、無學超度邪惡行別

又阿羅漢，雖現追求供身財物，亦常受用，而能超度三邪追求、二邪受用。謂能超過殺生、偷盜、妄語所引三邪追求；亦能超過妻妾、畜積，二邪受用。

這是第十二科無學超度邪惡行的差別。這個「阿羅漢」是無學的聖人，「雖現追求供身財物」，因為他還有這個生命的存在，就是要有生活所須，他也要求，也要托鉢去乞食。這個衣、食、住，他還要照顧它，要去追求，供身的財物，這個資養生命存在的財物，他要去追求去。

「亦常受用」也是時時地要去受用這個衣、食、住的。「而能超度三邪追求」，但是這個阿羅漢和凡夫不同，不一樣，就是他能夠超度。這「超度」就是超越，也就是不違犯，不會有三種邪惡的追求，不會。雖然是須要，須要這些財物維持生命的存在，但是他不犯過失。不會有三種邪的追求，也沒有兩種邪的受用，加起來是五個。那三種邪追求呢？

「謂能超過殺生、偷盜、妄語所引三邪追求」，就是他雖然是為了生命的存在，不會去殺生，不會做這件事。殺掉，做這種事情來維持自己的生命，不會的，不會去殺生。偷盜，不會說追求這個生命的財物的時候，用偷盜的手段，偷盜的手段，不會。

我還感覺到一件事，自己有很多財，很多錢，放在第二個人，放在別人的名義下，然後向政府領這個福利金。我認為啊，這就是偷盜。我認為這就是偷盜的事情，就是有這種嫌疑，這事情不應該這樣做，這是偷盜。這偷盜你將來啊，將來恐怕要到餓鬼道去走一走的，這不合道理呀！這個阿羅漢無學的聖人，不做這個事。

那個慧生老法師，他已經圓寂了。他在三藩市在洪福寺住，這別人說你年紀這大了，他已到七十多歲、快到八十歲了，你可以領福利金吧。他說，那麼怎領呢，就填表。表上說你若手裏有這多錢，你不可以。他說：那我不領，我有這麼多錢。他不做這個事！這個慧生老法師那個人不攀緣，他就是安份，安份守己，一天用功修行，這是不容易，不是容易的。

「妄語」為了追求財物維持生命的話，說謊話，用謊話來去和人家去求財物，阿羅漢不會做這個事，不做這個事情。這個，我們如果是別人負責任維持一個團體，我不負什麼責任，我也不去管這個事。將來你若自己獨立的時候，你自己獨立的時候，

你就感覺到，難免須要財，隨時要用財，用財，你怎樣求這個財。

如果是用偷盜的行為去求財，以妄語的行為去求財，就有問題。現在說阿羅漢不做這個事。我看三果、二果、初果聖人也不會做這種事。這個初果聖人啊，他消滅了這個分別我執，沒有這個分別我執。沒有分別我執，他觀察色受想行識，是老病死，是剎那剎那，是敗壞的，沒有我可得，我不可得，所以他不怕死。既然不怕死，當然不會用非法的行為維持生命，不會這樣。只有凡夫有問題，凡夫是有問題的。「所引三邪追求」用殺生的手段、偷盜的手段、妄語的手段，去追求財物，叫做邪追求，這阿羅漢不會有這種事。

「亦能超過妻妾，畜積，二邪追求」，阿羅漢還有一種事情，超過也就是超度，也就是沒有這種事。不會去畜妻、畜妾，這種邪受用，阿羅漢不會做這種事。若是經論上講，那有妻妾的人他自稱是阿羅漢，那就是有問題。如果我們沒有看見這個文，經論上沒有看見這個文。那個人他有丈夫，或者是他有太太，他說他是阿羅漢，你心情怎麼想？他是不是阿羅漢？你也可能會想：哎呀！聖人不可思議，他可能是阿羅漢。你可能會這樣想吧！但是現在這個地方說了，阿羅漢不會做這個事，不會有一個妻，有一個妾，受用這件事，不會做這種事。這是這五種，「無學超度邪惡行別」，聖人不會這樣子。

寅十三、修諸善等諸支差別

又修斷者成就五法，隨其所欲，於諸善品方便修行；亦能速證究竟通慧。一者、於所修斷，猛利樂欲，如教奉行；二者、於自所有，如實發露；三者、身力康疆；四者、相續無間修方便中，其心勇銳；五者、成就通達止舉捨相時分智慧。

「又修斷者成就五法，隨其所欲，於諸善品方便修行」，這是第十三科「修諸善等諸支的差別」。「修斷」就是修善斷惡的人，他能成就五件事，這五個條件他能具足的話，「隨其所欲，於諸善品方便修行，亦能速證究竟通慧」，他就能夠隨他的善法欲，去做的話，就能滿足他，他的善法欲能得滿足。「隨其所欲」，這個「隨」是隨順他，使他的這個善法欲，他都能夠做的好。「於諸善品方便修行」對於各式各樣的，屬於善的這一類事情，他都能夠善巧方便的修行成功，你若是具足這五條件的話。「亦能速證究竟通慧」究竟的神通大智慧。那神通就是定了，究竟的定慧的境界都能圓滿，都能成就。那五種法呢？

「一者、於所修斷，猛利樂欲，如教奉行」。對於所修的善法、所斷的煩惱，斷惡修善這件事，由猛利的樂欲，不是說修也可以，不修也可以，不是！他這個希望心非

常的強烈，猛利的樂欲。「如教奉行」，他如佛所教能這樣做。

所以有的人他要出家，任何人都不能阻礙，就是那個樂欲特別強，任何人不能阻礙。父母不能阻礙，兄弟姐妹也不能阻礙，他的太太也不能阻礙，她的先生也不能阻礙，他非要出家不可。這人是不一樣，有的人呢，不要說誰阻礙，不要說這樣，再晚幾年他就不出家了，這就是能阻礙，那就是什麼呢？那就是他的修善斷惡沒有猛利的樂欲的關係，這樂欲心不強。不過是有的人，父母年老了，要照顧父母，我也同意這件事，你晚一晚出家也好，這個父母這件事情，非要供養父母，這也是對的。「於所修斷，猛利樂欲，如教奉行」我要做這事就決定要做，如教奉行，這是一個條件。

「二者、於自所有，如實發露」。第二個，我自己不是別人，我自己所受的戒，我有錯誤的地方，我就能真實的發露懺悔，我不隱藏，這個條件要具足，這樣子就能自己遠離一切過失。

「三者、身力康疆」。這個人他的身體健康，這也是一個條件。身體特別軟弱可能心力也就軟弱，身強心力也可能強。當然不是都一定的，有時這樣生命康強。生命康強呢，實在於自己的飲食還有關係，和衣食住還有關係。

「四者、相續無間修方便中，其心勇銳」。這個「相續無間」，就是一直的這樣用功修行，沒有間斷。「修方便中」，就是你修行的努力中，「其心勇銳」他的心非常的勇猛、非常的銳利，你什麼事情擋不住他。前面的「於所修斷，猛利樂欲」是要修行開始的願望。現在這裡是說，就是修行的時候，他內心是勇猛的，沒有什事情可以阻礙他的。

「五者、成就通達止舉捨相時分智慧」。第五個他成就了，通達什麼時候應該修止，什麼時候應該修舉：舉也就是觀，什麼時候應該修捨。他知道時間，止相、舉相、捨相這三相他知道。這個時候應該修止就修止，應該修舉修捨，就修舉修捨；不要應該修舉的時候修止，應該修止的時候修舉，那就不行了，你沒有這智慧不行。你這五種，五法都具足了，「隨其所欲，於諸善品方便修行，亦能速證究竟通慧」就成功了。

把這《披尋記》念一下，這《披尋記》解釋的好。

《披尋記》五一七頁：

又修斷者成就五法等者：此中善品，調定力攝心心所法。於衰損事或興盛事深心厭患，喜樂於斷，修不放逸，名於修斷猛利樂欲。如善通達修瑜伽師之所教誨，取五種相極善作意，如理受持，是名於所修斷如教奉行。義如聲聞地說。（陵本三十二卷一頁）於自所受，若有毀犯，至誠發露，如法悔除，是名於自所有、如實發露。知量而食，身無沈重，有所堪能，堪任修斷，是名身力康強。於佛聽許恬寤瑜伽，發生樂欲精進

勤劬，超越勇猛勢力發起，勇悍剛決不可制伏，策勵其心無間相續，是名相續無間修方便中。其心勇銳。於時時間思惟止舉捨相而非一向，是名成就通達止舉捨相時分智慧。

「又修斷者成就五法等者：此中善品，謂定力攝心心所法」。這不是一般散亂的善法，就是修學禪定以上的善法，佛法中所說的禪定的這些善法。

「於衰損事或興盛事」，興盛的事，就是自己如意的事情，有世界上的富貴榮華，這個世界是興盛的事情，這個興盛的事情垮台了，就變成衰損的事了，就是這些事。「深心厭患」，心裏不高興，對於世間上的衰損不高興；興盛的事情我也不歡喜，就是身心厭患。

「喜樂於斷，修不放逸」，我心裏面就歡喜把這興盛事、衰損事都不要，都棄捨它。就像《涅槃經》、《大毗婆沙論》有講大功德天的事情是怎麼回事。「喜樂修斷」，把這件事都放棄了，「修不放逸」，自己努力的修學聖道，心不放逸，「名於修斷猛利樂欲」，這件事是這麼意思。

「如善通達修瑜伽師之所教誨」，就是那個「如教奉行」，就是這句話，如善通達修瑜伽師所教誨的。「取五種相」，取著五種相，五種相這是在（陵本三十二卷一頁）有說，如聲聞地有說。五種相：有厭離相、欣樂相、還有過患相、光明相、了別四相，說那五種相。

「取五種相，極善作意」，極善作意，特別好的、善巧的來警覺自己用功修行。接著是「如理受持，是名於所修斷如教奉行，義如聲聞地說」。（陵本三十二卷一頁）。「於自所受，若有毀犯，至誠發露，如法悔除，是名於自所有、如實發露。知量而食，身無沈重，有所堪能，堪任修斷，是名身力康強」。他這麼講。

他這麼講，「知量而食」就是不要因為我日中一食，我就吃很多，也不好，吃很多也不好，還是少吃好。你日中一食也是少吃。當然這個少呢，此少彼少不是一樣的，有的人吃兩碗飯是少，有的人吃三碗飯是少，各有各的少，就是你自己才知道。所以這就是「知量而食，身無沈重」，你吃的正合適，身體是不沈重。「有所堪能」，這個時候你的胃能適合能消化吸收它的營養，這個身體就不沈重，這個能力就強起來。「堪任修斷」，這個體力、能力能夠做這件事，能夠修斷，「是名身力康強」。

「於佛聽許恣寤瑜伽，發生樂欲精進勤劬，超越勇猛勢力發起，勇悍剛決不可制伏，策勵其心無間相續，是名相續無間修方便中。其心勇銳」。這樣講，他把這個恣寤瑜伽放在這裡頭，「恣寤瑜伽」就是不要睡覺、睡太多，這樣意思。

「發生樂欲精進勤劬」，劬者勞也，「超越勇猛」有超越常情的勇猛的勢力發起來。「勇悍剛決」，「勇悍」也就是勇猛，「剛決」是決斷，只要決定了不可以變異的，不可

以制伏的。

「策勵其心無間相續，是名相續無間修方便中。其心勇銳。於時時間思惟止舉捨相而非一向」。你靜坐的時候，你時時間思惟，這個時候是止應該修止、修舉、修捨相，而不是說一直的修止，一直的修舉，一直的修捨，不是的，隨時要變動來調合的。「是名成就通達止舉捨相時分智慧」，這是修諸善等諸支的差別。